

从《林海雪原》“黑话”真伪看社会语言存亡

白银河¹, 车怡莹²

(1. 桂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2. 东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林海雪原》出版后,被改编成京剧、电视剧、电影,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内外传播,影响很大。黑话作为一种陌生化隐语备受研究者青睐,不过曲波《林海雪原》中的黑话的真伪,研究者们却并未予以足够重视。该文试图强调《林海雪原》中的黑话为文学创作,并对社会语言的产生与消亡予以勾勒。

关键词:《林海雪原》;黑话;陌生化;社会语言

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39(2016)21-0199-02

1 概述

《林海雪原》是作家曲波创作的,曲波也是小说中首长少剑波的原型,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他的确在牡丹江地区完成了艰巨的剿匪任务,杨子荣、高波等也确实是他的战友,很多故事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文学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为了使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将生活情节添油加醋地改写是必需的。曲波本人表示《林海雪原》中滑雪等情节就是虚构,其目的只是为了增添浪漫主义色彩等创作需要(姚丹,2012(1):90)。2014年12月徐克执导的3D版《智取威虎山》上映,2015年2月初,票房收入已近9亿。这个曾经轰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备受青睐的故事重新“亮相”。3D版《智取威虎山》之所以获得如此好的口碑和如此高的票房收入,与陌生化的使用,包括黑话的运用息息相关。(姚明明,2015(6):142)黑话这一陌生化手段的保留和较之原著的丰富是《智取威虎山》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术界涉及《林海雪原》中黑话的研究不在少数。(孙一冰,1994(3):90;王希杰,1989(5):35-36;高小康、潘庆云,1992(4):29;2000(3):42-43;大河奔流,2007(6):58;刘珏,2013(6):77-78;朱天明,2015(1):83;姚明明,2015(6):142-145;邹李炜,2016(1):104-106;郑子宁,2016(8):61)。然而黑话是否真实存在?《林海雪原》中的黑话是真是伪?如果存在,它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语言研究又有什么启示?这将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2 黑话是否存在——隐语与黑话辨析

黑话作为一种社会方言,的确存在。它是一种隐晦的词句,一种隐语。关于隐语与黑话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议的。有些学者认为隐语就是黑话,两种术语名字虽然不同,但所指相同。所指的就是某些社会集团使用的,不为外人知道的特殊词汇。还有些学者认为隐语与黑话是一种包含关系,黑话是隐语的一种。帮会、黑社会、犯罪分子、色情行业等组织所使用的“内部”话语就是黑话。(曹伟,2005(4):67)曹比较赞同第二种说法,并试图显化和厘清隐语与黑话的定义,曹区分了社会集团和社会群体,指出隐语应该叫秘密语,是社会群体使用,有意不让群体以外的人知道的秘密词汇。并且将隐语归为社会方言。曹认为黑话的使用者是黑恶社会群体,使用的目的也是不为外人所知。再来看看英语对于隐语的解释,这将有助于理解隐语,通过中西对比,确定隐语是

否包括黑话。学者们分别将隐语英译为cant和jargon、argot(徐家祯,1986(3):33;王卉、冯冠强,2008(2):33)牛津高阶词典中第二条关于cant的解释是“2 specialized language of a particular group, jargon”(A S Hornby, 2009: 199)即特殊组织使用的特殊语言,行话。argot“words and phrases used by a particular group(esp thieves) and not intended to be understood by others; cant 某集体(尤指盗贼)不欲人知而使用的词语;黑话;切口;隐语;暗语;行话”(A S Hornby, 2009: 62)进行对比以后,得知隐语的确包括黑话,所以作者沿用曹的说法,将黑话归入隐语,一种社会方言。各个行当都有独自的黑话,各种黑话都有各自独特的特点。如警察监听到的黑话“张三,海哥和英妹(海洛因)刚下火车,你八点来家见他们时,别忘了带上鸡腿(手枪)”。(郝志伦,2011(6):169)东北流氓团伙找茬打架的“搬棍儿”是黑社会团伙之间黑话,“将一根棍子掰折”的行为是无聊的人为了消遣所做出来的事。“棍儿”给人的感觉是硬的,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象征着强者,搬棍就是那些无聊的人闲着没事挑战强者。还有与色情行业有关的“加褥子”,指的就是叫小姐。这些都是黑话,都有各个行当的特征,同时又具有相同的特征——隐晦、外人难懂。

3《林海雪原》中的黑话是真是伪——从何说起

既然黑话的确存在,那么《林海雪原》当中的黑话到底是确有其实,还是曲波杜撰的呢,关于这一点显然曲波本人最有发言权,不过曲波于2002年6月27日已经去世。就此作者查找了许多资料,终于在姚丹于1999年11月9日和11月25日,对曲波进行的访谈稿子中找到了答案。(姚丹,2012(1):96)访谈分别就东北作战背景、《林海雪原》书名由来、当时真实作战情况、杨子荣和高波的“轶事”、白茹与圣经、蝴蝶迷、曲波求学经历、小说中的黑话这八个问题展开了详细而深入的解释。其中关于《林海雪原》中黑话的讨论,曲波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黑话的确存在,不过与东北地区没有太大关系。也就是说小说中出现的那19句黑话基本上都是他的艺术创造,是他玩的文字游戏。曲波称黑话可分为两个层级,低一层的黑话用的比较简单,极易辨别,如“老大,到哪儿去?”所以得改。例如:拜见过啊么啦?(从小拜谁为师)(曲波,2016:187);蘑菇,溜哪路?什么价?(什么人?到哪儿去?)(曲波,2016:187)就是他改的。高一层的黑话比较难理解,夹杂之乎者也,主要用来对付共产党和内部的自己人,曲波又嫌高一层的黑话过于晦涩,创造时就没用到之乎者也。例如:杨子荣进入匪巢,报家门的那句“正晌午

收稿日期:2016-08-05 修回日期:2016-08-25

作者简介:白银河(1992—),男,黑龙江绥化人,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与文化、翻译;车怡莹(1990—),女(满族),黑龙江双城人,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笔译。

时说话,谁也没有家。(许大马棒山上)(曲波,2016:188)。按照曲波的解释前半句是“言+午=许”,后半句是“我也没有家”,指的是许大马棒被剿灭后自己没了家。作者认为有学者将“谁也没有家”解释成人在旅途,合在一起取“许旅”之意也情有可原。(邹李炜,2016(1):105)曲波表示天王盖地虎(你好的胆!敢来气你祖宗),宝塔镇河妖(要是那样,叫我从山上摔死,掉河里淹死)(曲波,2016:190)中的天王指的是蒋介石。国民党把共产党称作洪水猛兽,所以把共产党称作“河妖”。曲波强调“文化一点,谁也听不出来。我就是要你听不出来”。“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不到正堂不能说,徒不言师讳)(曲波,2016:187)”则源自《蝶恋花》诗词对他的启发,作为下层土匪的黑话。众多学者研究的《林海雪原》中的黑话只不过是曲波的文学创作。

4 语言的存与亡——从方言谈起

与黑话的形成类似,语言、尤其是语言中的方言自形成之后都会面临着存与亡的问题。达尔文的进化论详细阐述生物是不断消亡以及进化着的。一个种族是可以消亡和进化的,语言自然也是如此。今日,即使我们再怎么挖掘有关恐龙的信息,也几乎无法复制当时恐龙真实的面貌以及存在的环境。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较之以前已经大大缩小,全球化使地球逐渐变成了一“村子”。人们试图建立一个以英语为共同语言的“通天塔”,减少交流与沟通的障碍,很多方言、语言正在逐渐消失、被同化。在这样的大环境影响下,无论怎样保护,语言的变异与消失都是一种趋势。黑话这一语言现象的存亡与方言大同小异,下文作者试图用作者所熟悉的东北方言的源起,对语言的发展与消失加以阐释。

4.1 地区内民族融合

东北生活着很多少数民族,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朝鲜族等都是世代生活在东北的少数民族,它们对东北方言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其中对东北方言影响最深刻的当属满族。东北是满族的发源地,所以至今可以辨识出来的满族词汇仍有很多,它们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满语管一个人反反复复、絮絮叨叨地说话,叫“磨叽”;如果一个人做事情慢慢吞吞,拖延不前,明明8:00上班,5:00就起来收拾,到8:00还收拾不完,就用“磨蹭”来形容,会说“你真磨蹭”、“你太磨蹭了”或者“你磨蹭死了”;如果一个人身上很脏,就会用到“埋汰”,“埋汰”除了作形容词还可以用作动词,用作动词有说坏话、讽刺的意思,如果说“他埋汰我”就是说他讽刺我;如果说看病,就会用到“扎古”,这个词很特殊,作动词时它后面只能接“病”字,例如“扎古病”,除了作动词也作形容词,“这病太难扎古了”指的就是这个病不太好治疗;如果用来说一个人的额头,一般会用“奔(bén)儿簌”。除了这些关于生活态度、医疗、身体部位的词,很多地名也是满语的音译。牡丹江原为“穆丹乌拉”,“穆丹”是弯弯曲曲的意思,“乌拉”指的是江,连在一起就是弯弯曲曲的江,同样吉林也是满语,原为“吉林乌拉”指的是“沿江的城池”。除满语外其他的少数民族词汇也构成了部分东北方言,如鹤城齐齐哈尔,这个城市的名字源于达斡尔语,是“落雁”的意思;“嘎拉哈”源自锡伯语,锡伯族的祖先北魏的鲜卑人,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擅长打猎,每每猎到獐子、狍子等,就会把这些动物的膝盖部位的一块见方的小骨头取出来,这块小骨头叫“嘎拉哈”,古时候因为“嘎拉哈”比较小巧,是民间游戏、模拟军事战术和作殉葬的用品。(盛丽春,2006(11):76)作者小的时候也将它作为玩具,但如今东北的孩子很少有见到的这种玩具的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小孩的玩具多了,猪一般直接交给屠宰场屠宰,自然很多小孩都是“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更不知道“嘎拉哈”为何物了。区域内不同民族的语言逐渐融合,逐渐区域化,形成今日的东北地区方言的雏形。

4.2 地区外方言影响

从地理划分上看,今日的中国东北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全部、内蒙古东部(赤峰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通辽市,共占东北面积近1/2)、河北省的秦皇岛市与承德市。北邻俄罗斯、西边嵌入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南邻京津一带、东邻朝鲜,使得东北方言受周边地区语言的影响很大。北临俄罗斯,会受俄语影响,哈尔滨的许多建筑也都带有俄国特色,如“索菲亚教堂”“果戈理大街”都以俄文音译命名。再比如哈尔滨的一种面包叫“大列巴”,一种饮料叫“格瓦斯”。还有东北人管蹲监狱叫“蹲笆篱子”,管水桶叫“喂大罗”,这也是俄语的音译。西边嵌入内蒙古使得东北方言受蒙语影响较大,蒙古语中的“把式”,指的是专门精通某种技术的人。在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施行以前,很少有人家只有一个孩子,每家每户的孩子基本都有兄弟姐妹,而年龄最小的就被称作“老嘎达”(ga da)。(盛丽春、韩梅,2006(11):77)南部的北京方言也影响着东北方言,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清朝皇帝为了避免皇权受到威胁,将很多旗人子弟迁入黑龙江等地区,哈尔滨阿城地区现在还有索额图、鳌拜等人的后裔,当时的北京旗人已经受北京方言影响多年,已然满口北京话,清朝的人迁,为黑龙江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北京方言,作者认为这也是为什么东北的普通话相对其他地区的普通话标准的一个重要原因。北京话中的“开瓢儿”,是头破血流的意思,如果一个人的头部受到重创,鲜血直流,会说“脑袋给打开瓢了”;“背兴”,指的是倒霉,如果一个人今天非常倒霉,就会说“我今天点儿真背”;“侃大山”,就是闲聊,侃侃而谈的意思,很能说,几个人一起说,如果一个人进到一个屋子,屋子里有几个人在大声聊天,就会问一句“你们几个干啥呢?”,回答者一般会说“我们侃大山呢”。从历史上看东北方言受外来语言的影响很大,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东夷人。从东夷人到后来的渤海国,秦汉两代居民的入迁至契丹和女真等部落进驻中原。以及明清两朝冀、鲁、晋闯关东,都带来了大量的移民,同时也带来了大量方言(杨丽娜,2008(5):90)。其中对东北方言的形成影响很深的是山东方言,清朝至民国,由于战乱、饥荒等诸多原因,有大量的山东人闯关东到达东北,现在的黑龙江地区仍然有很多人操着山东口音。典型的山东方言如客(qiè),指的是客(kè)人,如果说谁家来了客(kè)人,一般都会说“我家来客(qiè)了”。区域外的语言对东北方言的形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方言区内还是方言区外的语言都在影响着方言区内语言的形成与发展,语言也是这样,吸收外来的,改写内部的,时间越久远,语言就越来越难以追根溯源、越来越模糊(白银河、莫运夏,2016(3):70),远离“认知”,变得越来越“符号”(白银河、莫运夏,2016(11):121)。

5 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整体素质的提高,普通话的普及,城市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等,任何群体中的独特词汇都很容易被其他社会群体觉察运用,目前已经很难形成某一行业高度保密的一整套话语体系。社会边缘化的群体正在逐渐减少,系统的黑话大量消亡。黑话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逐渐消失是正常的,它同方言和语言的形成与消亡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社会语言学现象。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隐语”却并没有减少,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新词产生,这些词是新时期的“黑话”和“方言”。诸如“然并卵”、“城会玩”、“主要看气质”、“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要靠才华”、“怪我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吓死宝宝了”、“狗带”、“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想静静”、“人丑就要多读书”、等隐语逐渐已经成了大家公用的“黑话”与“方言”。

参考文献:

- [1] 白银河,莫运夏. 浅析《红楼梦》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J]. 海外英语,2016(11):121-122.
- [2] 白银河,莫运夏. 壮族文化词英译探析[J].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3):70-75.
- [3] 曹伟. 关于汉语隐语的几个问题——兼论隐语与黑话的区别[J]. 学术月刊,2005(4):66-73.
- [4] 大河奔流. 杨子荣都整不明白的黑话[J]. 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07(6):58.

(下转第206页)

- tions[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007, 29(2): 277-300.
- [10] 陈宝国,宁爱华.汉语主语和宾语关系从句加工难度的比较[J].应用心理学,2008,14(1):29-34.
- [11] 刘涛,周统权,杨亦鸣.主语关系从句加工优势的普遍性——来自汉语关系从句ERP研究的证据[J].语言科学,2011,1(1): 1-20.
- [12] 张强,杨亦鸣.汉语宾语关系从句加工优势——来自神经电生理学研究的证据[J].语言科学,2010,4(4):337-353.

(上接第200页)

- [5] 高小康.对话与“黑话”[J].民族艺术,2000(3):42-48.
- [6] 郝志伦.论隐语黑话的反越轨亚文化功能[J].中华文化论坛, 2011(6):167-171.
- [7] 刘丽,高晓梅,王雯靖.东北方言词汇的特点及其成因[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5):115-116.
- [8] 刘珏.怎样说黑话(英文)[J].The World of Chinese,2013(6): 76-78.
- [9] 潘庆云.隐语与修辞[J].当代修辞学,1992(4):29.
- [10] 曲波.林海雪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11] 盛丽春,韩梅.东北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11):74-77.
- [12] 王卉,冯冠强.广州地区犯罪隐语特点分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7-33.
- [13] 王希杰.黑话说略[J].汉语学习,1989(5):32-36.
- [14] 徐家祯.“粗话”、“隐语”及“俚语”——提倡语言美的我见之三[J].汉语学习,1986(3):31-35.
- [15] 杨丽娜.从社会文化看东北方言的来源与发展[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89-90.
- [16] 姚丹.重回林海雪原——曲波访谈录[J].新文学史料,2012 (1):86-97.
- [17] 姚明明.陌生化美学的成功运用:《智取威虎山》对红色经典的创新[J].四川戏剧,2015(6):142-145.
- [18] 郑子宁.什么样的黑话最难懂[J].方圆,2016(8):61.
- [19] 邹李炜.论影视字幕中隐语的英译——以《智取威虎山》中的“黑话”为例[J].中国翻译,2016(1):104-106.
- [20] 朱天明.威虎山的江湖黑话[J].新城乡,2015(1):83.